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餘姚黃宗義編

傳九

文苑二

巢書子傳

童軒

巢書子忘其鄉里官爵姓氏所居官舍後縛屋數椽幽  
閒爽闊誼囂之所不隣賓客從游之所不至家貧無長  
物惟貯書數千卷堆几栖壁陳列左右布架後先者皆

古聖賢之文也巢書子公退輒過其中吾伊竟日仰而  
觀俯而拾困卧而枕藉者無不惟書與俱不以風雨寒  
暑一日離去若巢窟然因自號曰巢書子久之似有所  
得益沉酣其間浩然不知天地為大而吾身之為小也  
渾然不知聖賢為古而吾身之為今也曳曳然若龍之  
巢海鳳之巢雲亦未足以喻其適也甚而夜以繼日雖  
疲精神竭歲月人事廢棄饑渴加身亦不少息妻孥勸  
之不能止朋遊戒之不能聽輿阜私竊笑之亦不以為

意因自嘆曰人生兩間莫不有所嗜好使予不幸而好  
酒則必奉嬰抱甕哺糟歎醜至於隕身滅性而不知檢  
將奈吾何使予不幸而好利則必侵欲崇侈厚蓄盈儲  
以至亡身覆家為天下之所戮咲將奈吾何使予不幸  
而好仙則必燒茆尋草鍊鉛鎔汞卒至於破產蕩業以  
底於無成將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惟綢繆於書籍  
之間探造化之秘奧稽古今之廢興考哲士賢人之終  
始辨人情物理之是非雖其矻矻孳孳不少暇逸不猶

愈於好彼數者之失乎雖然豈惟無失而已體諸身則身修推諸人則人化建諸事功則政治休和禮樂明備孰非有待於吾之所謂乎且去夫酒雖塵槽枵尊而吾之所得者自若也去夫利雖篋瓢陋巷而吾之所得者自若也去夫仙雖頭童齒豁耳聵目矇而吾之所得者自若也彼數者雖去而實無所貶損於己烏知計乎脫使去則塗目頽耳冥行徑趨貿貿然營於醉生夢死之場懵不自覺其可乎其不可乎秦惟不知乎此聚天下

之書而焚之幾無尺籍傳二世而國大亂蓋去夫書則  
古今鑒戒之不聞仁義道德之不講禮樂教化之不行  
而終至亡國宜矣彼有國者且爾況其下者乎方今聖  
天子在上右儒崇道殆將家禮樂而戶詩書異時東帛  
鳴騶賁於書巢吾當腹書以往既而抵掌咲曰吾言夸  
矣知我者為我刪之

太白山人傳

李慶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

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太初  
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是  
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  
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  
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  
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竒之駭叫  
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  
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

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  
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  
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  
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  
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  
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寔於是  
人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  
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

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  
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  
壯之音於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  
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筭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  
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居之山人然之  
於是買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  
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

龍寬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岷暨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  
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  
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  
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  
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詩人邵謁傳

黃佐

邵謁者翁源人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  
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

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于草木亦殊異吾嘗恠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劉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

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為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為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巋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而貴之也世傳謁顛末可異焉始謁家食貧且賤屈為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楮牀者三謁不應

又頤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罵之謁瞪目視曰咄吏  
豈供汝楮牀者耶讀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  
人上安能俯為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胥敢爾盍牽  
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為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  
着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此髮發憤讀書無間晝  
夜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髻蓬然如里  
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  
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為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

聲華奕奕薦紳間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胸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孤蹲蠖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偽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為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薄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亡難處者而獨

工為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竒之鏃以剗金附以南鵬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為挺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剗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為有天下憂孫弘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丘莫言萬木死不

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  
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溫  
庭筠以其數竒而不遇也及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  
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世共  
神之迹謁之為人大抵剉而失養躁而無制故其言凌  
突而觸人剉而無養故其動猖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  
集義以克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  
曷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謁有詩集南

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鼎孟  
賓于之屬然皆不逮邵謁

戴先生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蘓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  
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歷與  
夫稗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搜覲剝剔必求緣起而會之  
以理為文必以古人為師汪洋澄湛奮迅凌轢而議論  
高遠務出人意表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為程亦

奇雋不為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  
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為經義類多熟爛骯骯之言先生  
既聰明強解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  
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必  
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  
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  
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內廷復褒然出數百人  
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

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  
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  
閒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  
為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  
生見其文有所指摘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  
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  
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  
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

三原王公以都御史巡撫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  
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  
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  
時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勸  
公不棄通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悞奪素志其言蹇諤  
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參議者從  
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宜  
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為便

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  
若干卷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啟蒙一卷奇  
字音釋一卷禮記辨疑一卷氣候集解一卷濯纓文集  
若干卷和會稽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幾卷先生  
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  
皆夏子四人恩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孫男女十一  
人

少谷子傳

黃綰

少谷子者閩人也姓鄭氏諱善夫字繼之少負才名不  
遇師友學凡五變而始志於道就其所履考之可謂今  
之豪傑非耶蓋少谷子初業舉子欲從今世成功名乃  
自慚曰舉業足盡此生乎遂刻意為詩文將追先秦莊  
屈唐杜諸人之作研求步驟既得之又自慚曰文辭足  
盡此生乎遂慕東漢以來至於南宋高人逸士孤風遠  
韻之可激者而追蹤之又自慚曰風節足盡此生乎遂  
慕西漢以來至於盛宋將相名公鴻勳盛烈之可垂休

者而從事之又自慝曰功業足盡此生乎遂慕堯舜以  
來至於孔孟修已經世之可參立者而尚友之曰道在  
是矣吾將沒身於是乎昔者歲在壬申予官後軍知未  
足於道將隱故山求其志少谷子為戶部主事督稅吳  
江之澣墅予過而遇之握予手與語竟日而別別猶眷  
戀曰吾亦自此遊矣子不我棄其將訪子于天台雁蕩  
間乎予歸六載歲在丁丑而少谷子果來遂與坐凌峯  
步石梁倚天柱面龍湫倦則歸紫霄卧予所居謂之石

龍書院者時天晦大雪浹旬不止人蹤盡滅予晝伐松  
枝夜燒捐拙與少谷子對坐劇談堯舜以來所傳之道  
六經百家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律歷之源流及二氏之  
所以同異極於天地之間無一不究少谷子亦盡出其  
平日所著述者以質予又貽書其友孫太初高宗呂傅  
汝舟諸子使之遜志而同歸故太初之逃老歸儒皆少  
谷子啟之也少谷子又自謂平生知己莫予若者但恨  
相遇之晚遂忘形而不忍去予兄芝谷主人因為少谷

亭以居之南洲應子亦來會凡數月而出至台城台守  
金陵顧公欲重勝會乃作玉輝之堂以延之少谷子時  
以起疾將趨朝子乃與南洲子送之渡錢塘而還少谷  
子又與予期曰吾為父母贈典未獲有此行行當不遠  
再訪子於茲山以共老焉少谷子入朝為禮部主事陞  
員外郎三載考績乃推封厥父母武皇自稱威武大將  
軍鎮國公欲東幸泰山遂從南狩廷臣莫敢議者少谷  
子特為疏論其非禮并指斥權奸之所以遙迎及狩游

意外之虞詞極剴切率羣僚共上之武皇怒杖之闕下  
或死或竄或削籍為民者而少谷子瀕於死者亦幾矣  
既而告歸果再來山中又同入雁蕩登天台卧于龍湫華  
頂之間糧絕穀盡則掇山花乞僧糜以食者各旬月而  
去既而武皇晏駕今上入繼大統予與少谷子先後各  
被薦召少谷子則貽書於子曰今上冲年百無玩好一  
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日所急者知學之臣以講明  
古帝王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然後可以責成唐

虞之治今日四方徵召多是丘林冲養君子今日所闕  
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直宜處以論思之地勿泥  
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信附使有  
道君子得安其位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不  
見於今日也既而聞朱御史白浦之卒則為詩哭之即  
繼一詩題曰憂其詩曰柱下朱郎成永別江東黃尉竟  
何求黃尉指予也以白浦嘗薦予故于其卒而云云其  
於斯世吾人之情之責望何如哉予出陞南京都察院

經歷携家過越聞少谷子陞南京刑部郎中未幾改南京吏部郎中有書期將至越訪陽明先生先生聞之喜留予候之月餘不至予至金陵而少谷子訃至訃者曰少谷子出經武夷陟絕巘闖陰洞不知其疲且襲寒醫誤用藥遂病革速輿歸至家二日而卒年三十有九乃歲癸未朧月晦前二日也發其藏蕭然無所有斂而葬之者皆福州守汪君文盛別駕陳君鏞之為也少谷子器度溫厚而剛果超邁而淵密清介不為激抗貞信不

為諒執皆天資之近道者也視其貌瀟灑清曠碧鬚蓮  
目若神仙中人至其自勵實足茹粗糲耐煩勞馳風塵  
其與取可以謝萬鍾而不顧揮千金而若芥其與人交  
小而一語諾之間大而死生患難之際未嘗或爽又每  
有千里命駕而不失雞黍之期之風其處家弟妹七人  
少孤撫之成人而竭力為之婚嫁又以其田贍族母及  
姑夫之孀居者又舉母黨之不能葬者二十二喪其居  
官許墅則寬商舡之稅而不虧國賦治強狷之罪以惠

於良善禮部則每執典秩以贊其長如論歷元歲差之  
未定日月薄蝕南北分秒之難齊皆鑿鑿有見足發古  
人之秘誠可謂超絕往古出乎風氣而不可一世一方  
之士目之若使天假以年充之學問其於中庸之由禮  
樂之文進於聖門誠有可觀者矣惜其壽不永齡未見  
其止而止於斯已也所著詩文有少谷集者人以鄭詩  
鄭文稱之刻行於世又有某集某集者則錄而未行配  
袁氏子男二長曰鳴梧次曰某天女二長曰某遠進士

林應亮次曰某適某人應亮以予與少谷子相知最深請為傳乃述而論曰古之聖賢所以濟非常之業立萬世之極者固其天資之絕人亦其有志而又有師友之成學問之功有以致之然則天資也立志也師友也學問也于人可缺一哉世有如馬遷賈誼陶潛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蘓軾皆天資絕人惜皆無志於道又皆不遇師友之真講明聖人學問之功故其所成僅止于事功風節詞章而已又如慧可慧能馬道一呂巖

張平叔白長庚亦皆天資絕人生不逢時厭世溷濁而  
逃于釋老而已他有有志者又皆天資有所不及所以  
斯道之未大光至治之未大明也豈非世運氣數使然  
乎今以少谷子天資之美而又有其志蹉跎於世五變  
始有所聞而又遽止於斯其為斯世斯道之慨之憾又  
何如也噫

草橋先生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郎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

喪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觀其成當  
視而入地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此吾所以瞑也少  
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僑稱選為學士與邑人王一槐蔭  
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  
之為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庸  
近為竒先生素多疾以是蓋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  
後時何先生曰吾既以委身載籍矣尚復與少年斷斷  
爭甲乙耶因作牌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才

猶欲網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竒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寢以益富而貲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度列置數几危坐諷誦其中攬要躡華刺抉眇細摘瑕指類辯同異得失而著為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綉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或延以教子姓至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綱

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為交友云先生為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搯擊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芽未有覺之者先生獨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豎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人然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者百方幸不害其後死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

備其於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  
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青史衮鉞六十卷七  
修類稿五十五卷

李空同先生傳

袁袞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  
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  
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以變衰陋  
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員外郎外戚

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  
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  
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  
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  
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  
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  
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  
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

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  
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  
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  
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  
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  
事中劉蒞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  
韓公文曰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  
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地

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八詔廷議其事而八  
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  
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  
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  
田里榜為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  
旨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衛公之內弟左國  
璣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  
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

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  
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  
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久之  
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  
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大  
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推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  
文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  
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

公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子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荅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著集見託屬纊之日遺言必哀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伯材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傳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敝可也而何藉於予世有不知先生輒開口雌黃者請三復於斯文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傳十

文苑三

王仲房傳

汪道昆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者  
吾郡中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於淮仲  
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

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囡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囡遂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歛補縣諸生顧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為約長郡中善詩者北面之太守余公八郡蓋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毋

在寅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余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  
母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  
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餉仲房  
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  
著別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喜曰存德  
奈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得以布衣召用  
會劉遷去不果聞督學使者黃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  
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固辭黃公笑曰此何辭他日

洪毗上書願得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  
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奈何以是儻然者受  
命造化乎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  
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為壽明  
日仲房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為之  
置烝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楚閩越  
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後返不問  
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訖而滁陽胡莊

肅中都劉晉初廣陵朱子价晉人喬景叔齊人馮汝強  
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興童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  
喜相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穀即不自  
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執弟子禮  
禮古峯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  
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內五岳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岳  
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  
用岳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諂事督府仲房

以誚誚獨聞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  
西入歙家猶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隣省  
賊起數窺近關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  
者箕踞自如仲房誓之曰即賊乘夜至公家為墟第聚  
族為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項之賊復起土  
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  
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  
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日

簿責公等其將何辭第勒兵鼓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  
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  
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  
使果在行間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逃儒  
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  
高獨達巷黨人猶有遺論夫名者實之賓也有道者逃  
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知仲房者顧獨  
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

成名而有不屑也

雲邗許先生傳 馮臯謨

嘉靖初主上新政厲精省掖臣侍左右持橐簪筆固諱  
忌雲邗許公時給事兵科公故蹕行負竒得益發舒歲  
餘章上無慮十數其辭曰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治天下今閹豎張銳等罪惡婁訊具服載在  
刑書百死莫贖祖宗立法為千萬世防陛下不宜輕貫  
令法自今日廢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項者內璫張欽舍人兒賢蔭緹綺部臣彭澤持  
之科臣許復禮言之安監言之陛下始諭曰已有成命  
再曰已有旨三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臣按于  
謙王守仁勲烈爛焉錄其子冕憲欽何如二臣賢之官  
廼崇於冕憲天下狗忠死事之人將因之解體又陛下  
登用者舊嘉納忠讜申勅法司裁抑僥倖曾未再暮批  
政日甚崔某左道熒惑輔臣懇切言之置不答羅洪載  
守職逮繫諸臣疏十七上寢不行又庇崔某之奴奪法

司之守林俊且罪斥矣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  
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  
乞蔭則曰與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  
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  
正德之初何異哉又曰臣伏覩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  
事林應驄言事罰俸有差臣愧乏三臣之忠而深惜陛  
下氣驕志溢也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荅言者始曰所  
言有理益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姑漫應之又曰如何此

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重宥則將  
有甚於此者矣語伉直慨切多類此由是許給名滿闕  
下云公奉職敢言不避逆鱗識者方以大用期之而公  
雅志恬退雖居禁近不忘丘壑思未幾拜章乞歸歸而  
居考妣憂相繼廬冢上茹饋枕塊啜泣衰袞朱殷陽明  
甘泉二先生時以講學稱天下宗工各詒書慰唁之喪  
畢徘徊墓田顧瞻紫雲之勝喟然嘆曰吾將營菟裘於  
茲老矣因自號曰雲邨去紫雲數里有山曰茶磨坏然

豐蔚公樂之遂居焉因自矢曰士被冠紳入邑里役屬  
輿從擁大盖閒雅令里父兄亟走避旁舍奚安自此誼  
不入公府矣令胡公嘗從學官諸生言豎掉楔於門五  
鼓步郊垆叩令門再拜去令卧尚未起部使者敦促勸  
起謝不應山居置斗笠長蓑畜二鶴翩翩庭下間遇大  
雪載笠披蓑跨一黃犢登南巖絕頂以為竒賞日與遊  
者孫太白董從吾四三閒曠高士盤礴山谷藉草陰樹  
分韻賦詩或譚論經學人餽之食飲輒食飲或目公貴

人也即拂衣去故相貴溪夏公使招公公口報曰位高者  
多憂不佞有罷癯之疾不能從也貴溪嘆服久之詔補給  
事禮科公復具疏以疾辭以徙茶磨山屬監改鮑郎場籍  
為海鹽人鹽值倭難公逋播浮家撫巡以下數數問籌策  
為箸畫便宜事多效忽得噎疾曰老人生世七十九年寢  
疾知不起豫書墓石以付之卒之日夢指太極動靜交處  
吸清露三巨觥覺而遂彌留云公為家不事生產非道義  
一介峻拒喜貯書自墳典洎古石室秘文略備尤好秦漢

人語手揭班馬二家雙行並書題曰史漢方駕其文多攷  
正冠笄婚喪祀祭經理論載忠臣孝子悌弟貞婦遺事佶  
屈不可句讀亦大類秦漢家言然公自命云櫪車鞵隼絛  
緜萬里飛騰之雄於眉睫指顧間則文章者公之緒餘耳  
公諱相卿字伯台號杞山又號雲邨舉正德二年鄉試十  
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授前官公卒後十年紫雲里人  
羣百人醵金錢貫牢醴跽公龍山墓下呼許翁有涕泣者  
輒近士方釋草屨則驟然傲其鄉曲甚者暴戾恣睢為里

人罵端何前者相嚮慕之誠後相背之鑿也學使甌寧  
滕公明章教化檄縣祠公學示風勸焉公子聞造屬余  
傳紀其事

東莆太史傳 林大春

余嘗歷觀自宋以來制科士至東莆太史嘆曰嗚呼才  
不其難乎迺太史一朝掘起海隅受知當宁名動京師  
可謂竒士而論者乃不深維本始徒以其年弗永勲業  
未就之故將并其人泯之以是靡所稱述於後世焉此

其責宜在予矣於是為之傳以廣之曰東莆者以里為號大欽名敬夫其字也其先世與予俱出殷太師之後宋元之間始自閩遷海陽或居南桂或居東莆而在南桂者為予族氏至太史始以對策入翰林為展書官因遂退而里居故稱東莆太史也太史生而穎敏幼嗜學家貧無書年十二三時嘗從其父如潮過書肆顧見眉山蘇氏嘉祐集心絕好之輒佇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已乃操筆為文文絕似搢紳先生咸器重焉會中道

失怙家益貧獨與其母居常自備書給之間頗交遊列  
邑士資其載籍以自廣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揣摩曰  
此足以角當世之士矣嘉靖辛卯就試有司督學王公  
得其文竒之以薦於巡按御史相與嘆曰是必大魁天  
下者其年果首薦於鄉連舉進士及第如其言先是天  
子臨軒賜對一時待問之士集於大廷者三百餘人殿  
閣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進而太史不與  
上覽而問曰是安得無異者乎始以太史對上遂大稱

旨中外莫不翕然以為海內復有蘓子矣久之以母老  
疏乞歸養東甫山中築室以聚族人族人待而舉火者  
數十餘家而吉水羅念菴武進唐荆川復時時寓書潮  
州言學問事太史顧獨自負竒以為儒者多論議而寡  
事實又繩趨尺步弗獲舒其志氣乃遂寄意於詩酒臺  
榭聲技之間自謂豪舉其故所與遊謝生黃生之徒輒  
稍稍引去客至或莫見其面其簡抗如此後母以天年終  
太史哀毀踰禮及既葬歸道病竟卒于家天下聞而惜之

詩丐傳 陳九川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興生名年十六七患風痲蘧蔭其口箝如眼喎如手攣如欲食則仆卧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昔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而丐至僉令獻董詩丐首肯之湏臾就中云鷓鴣直聃霄漢迥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為霖手莫遣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於官辭以老母在遂為述其跡嘗讀莊子序支離子與事世咸謂

其寓言耳今觀詩丐豈可謂無若而人哉然疏鼓筴播  
精可食十人而又時受上粟三鍾薪十束子輿能道其  
孫解而又有莫逆三人者先後之今李煢然行乞於市  
以養其母又若啞啞即有乘尻輿神馬之志孰宣其意  
哉其不幸視二子尤可悲矣夫駘有尊足者存籍未嘗  
盲於其心彼皆托文以傳丐形支離而孝其心間而無  
事將不與杞犂諸子同遊方之外哉即用其餘以精詩  
其為籍無難矣故傳之以風狂癖其心乞墻施施者世

且以為卮言可乎

徐方伯子與傳

王世懋

始于鱗與余兄元美六子遊也于鱗而下則子與稱最長云而世懋自齠時已竊侍諸君子比長被家難從家兄歸田里而子與亦數偃蹇家居又近得時過從余固莊事之而子與固讓為爾汝交逮二十年晚又同官豫章其卒也余自南康往赴之慟哭經紀其喪以歸世謂死生交余於子與近之矣文人不嫻於政類為俗訾而

子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辨聲其大者載在碑誌中可  
無論已其為文章海內能誦之集具在可考也獨其至  
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傳宦蹟所不載者余徒能  
寤寐見之乃竟與其人朽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  
即子與可圖而安得化工筆端者今可傳述哉余不揣  
輒採其軼事與耳目所親睹記者傳當世萬一有述焉  
其傳曰徐中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貧父某布  
衣教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子與其季也子與

生而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少為諸生窶甚然出必  
鮮衣司寇顧公目之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為鄉進  
士不第久之而好為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清惠公輩  
皆與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為比部郎時即李于鱗與  
余兄元美方力為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  
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驩  
益甚諸君子皆刻厲相責課務在絕他游好一意行其  
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為樂

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為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竒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郎時蜚語謫初子與為郎時數擊鮮為賓客懼士亡論識不識慕而干者輒傾貲賑之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典兩郡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賓

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邑無以為惟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為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後丁母憂即喪中超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為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為滇少叅知以入賀為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游客詞人戶外屢常滿子與人與為謹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門下客而客亦輒

為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為用  
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為左人謂旦暮且  
大用竟以瘁卒初朝議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  
而子與顧來代之感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  
關署紙落如飛會宗藩有搆者訐諸陰事於朝竟法坐  
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為得間從末減業就草病作不能  
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頽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  
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為切齒子與恬不為怒久

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  
挑之始伉浪為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  
矣其荐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  
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心所至愛  
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  
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  
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破例為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  
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官垂三十年

至方嶽家不留一錢廉足稱矣初子與守汀時子相兩  
為藩臬其地捍寇有功死而子與為祠武夷祀之先大  
夫撫浙閩閩人追思謳歌子與再入閩則復為王中丞  
祠祠子相左而手記其碑及是子與卒閩人就子相祠  
並為兩賢云無子初以伯兄子詠為後已謂伯兄一子  
不可後而旁竟無可立世懋乃以詠子承孝遙接之世  
人謂為悲伯道者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賢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傳十一

儒林

黃景昌傳

宋濂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黃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齋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

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  
景昌據經為斷各採其長有不合痛辭闢之不少恕作  
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  
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  
子後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衆說為書傳世無敢  
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  
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  
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

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  
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  
昌善持論出入經史衮衮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鞠  
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尚多  
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耄猶執筆刪述不已或勸其休景  
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  
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  
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筴擊几為節音韻激

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富貴也景昌事親孝親致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懷鄉人有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聖間有朱恠者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恠悉傳之嘗著春秋羣疑辨若干卷宋季有蔡慶宗光遠者以春秋舉於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

未發之祕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  
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忘語言之  
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  
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  
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  
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  
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  
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

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濂為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葉秀發傳

宋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

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以為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燾皆器秀發與之交而于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為隣壤萬目睽睽不能保騎兵將迫家人號

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謀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于城上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缺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寃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

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  
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  
遠以秀發事為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  
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  
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  
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真州揚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  
奏院越七日僉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繹駭  
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

守四曰練軍實五曰蓄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為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豬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病整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為屬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

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惟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為殮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惟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饑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為得哉善琛為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鬪富人疾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秀發白

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  
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  
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  
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  
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斬士大夫析圭僭爵者  
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  
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

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劫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為黑倒上為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侶傳 宋濂

喻侶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

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侶早從良弼學繼受經于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侶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密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侶奮

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含山有兵敗  
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  
民愕視亡策將逃侶曰事急矣乃命弓率執大斧而前  
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  
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衆謂尉  
宜得侶悉歸于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  
調隆慶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侶能文見侶  
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侶乃

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連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  
侶為人怍怍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  
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丞直郎改奉議  
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  
初侶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侶嘆  
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競短長哉遂請祠而  
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  
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侶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

如注氣軒軒出鼻忽聞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  
杜游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  
懟不以食膾炙為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黯  
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  
以揚其波其不合于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  
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  
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崛起其傍  
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

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為諸生倡布磔網紀發為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高名出諸老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侃

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于萬死一生之中  
亮顧侶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侶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  
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  
從弟南強

喻南強傳

宋濂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  
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  
索隱語移日義益精亮曰喻伯強文墨翰議凜然可畏

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  
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  
邊功部臨安前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  
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肄府中徽幟精明行列整肅  
竄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闕譚女以癩死誣丘驚  
跌所致挾王丙為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於  
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  
動顧謂王曰汝嗾我也亟袖素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

盜販舳艫尾相銜不絕傲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強  
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讞弗懼也竇慶初禮部侍郎  
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為罪  
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  
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辰三月卒年七十一  
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  
事擊節慷慨謂心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為  
根瑕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

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賁恨入土  
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為士類耶  
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  
為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  
直亮之寃南強為人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  
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  
暇時旅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  
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

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  
楚楚業進士

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誼缺平居則謬為恭敬  
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  
者更名他師使侶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其侶南強  
之謂乎

義烏宋先達小傳

王禕

宗澤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

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  
畜募勇敢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  
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  
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  
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  
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  
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  
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

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  
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  
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驚怯  
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  
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  
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辭  
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  
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

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內外  
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  
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能  
北定中原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  
日遂薨臨終連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  
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  
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諡忠簡始澤身任中  
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

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乃除穎秘閣留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為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尅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

潛善伯彥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  
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  
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因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  
則神州全壁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  
庸非天乎

徐僑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考  
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主和議

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己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寘之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

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代為請祠迄不受祿  
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妝用老成落致仕除  
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  
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  
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  
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  
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  
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檝奉使狀與

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  
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  
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  
宮既歸援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  
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  
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  
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  
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殺名齋朱子之學誦於慶元

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  
學則曰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具教學者以命性中誠  
仁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  
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敝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  
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  
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執帑藏空虛  
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  
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為改容優

納馬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  
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青  
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  
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  
為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州縉雲縣  
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正簿陞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  
曰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  
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  
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  
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闖之規使  
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  
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  
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

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  
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僑  
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  
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  
用蔭入仕為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蘊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試  
中教官仕為尚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  
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南酒官未幾  
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論對言事抗  
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  
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  
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  
兄也時為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為宅之不思掩前人  
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

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  
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  
意而不敢撓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  
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為之極諫謂憲  
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  
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  
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  
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災拯鹽

弊政患大乎赴闕奏事卒于建谿驛積階朝奉郎其在  
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為同年植  
以故早師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祕書丞王  
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贊曰文清則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  
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幹氏而浙東為文清然  
黃幹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為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  
而皆隱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躋

政路故著於大節表表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操尚之  
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寧獨植而已哉

魏純傳 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為  
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  
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  
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  
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衛寓薊州玉

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官將子於學宮傍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踈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

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己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已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

一毫無媿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搢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成欲其得

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以能為乎是皆不可知

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  
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謂  
何耳固未嘗以今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卿相  
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  
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  
人其自處者既已無媿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瑄  
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質之命而自  
疑終以希文之無媿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

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不遠以傳之悠  
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為善而無疑於命云

羅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彛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  
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  
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  
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

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  
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  
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  
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  
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以行道為急其負荷之  
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  
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

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  
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  
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  
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  
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  
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做古  
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  
衣行過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

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時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採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

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  
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李評事傳

石瑤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基俱好古博學  
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游  
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  
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蓑笠相見  
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奇麗議論古今人

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誚朱子註疏以為拘  
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耽佛嘗與客登西山逢路  
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怪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  
交誠慤不阿言動佩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  
妍媸矯枉過直云

蘿石翁傳

黃綰

蘿石翁者不知為何人也姓董氏諱灃字復宗蘿石其  
別號也其先汴人始祖曰健為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

家於澈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澈浦世肄戎習其兄源長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澈浦初學為詩不解隨俗營生業獨好吟咏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竒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愕可慨可慶一於詩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沉周闢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遊往來賡倡遇佳辰輒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返放浪於形骸之外凡所欲之或衝

風雪或冒零雨或乘夜月雖豺虎交前鬼魅伺途衆不能從亦獨行孤往不顧吳越好事家每懸榻伺之乃紀為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不計囊橐有無兄貧則捐已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鄔魯者以田易值易畢魯疾亟出券燬焉卒復紀其葬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亟稱屢嘆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趨聽數日

乃悔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  
矣舊所與遊聞皆笑之但曰吾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  
從吾道人且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乃喟然曰  
今日客得歸矣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  
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又號白塔山人澗浦廢寺有鐘  
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  
起屬續之日視日早晚曰吾其歸與又口占一詩曰我  
非汚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

道天泉月自流遂瞑目其子舉人穀以予與蘿石嘗有  
一日之雅乃以九祀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  
予為傳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  
為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一之其志其為其品始定若  
蘿石翁者始嗜吟詩習之垂老晚乃執弟子禮於陽明  
先生之門欲為儒學既而又逃釋老遂以沒世吾誠不  
知其何志何為何品者也雖然就其所志而言則蘿石  
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其賢於人何

如哉

湛文簡公傳 郭棐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初名露更名雨字民澤生而穎悟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白沙與其沉潛遠到弘治壬子以書魁鄉薦專心理學遂焚引隱居更今名曰侍白沙講心性之學豁然有得久之以母命復出僉事徐紘為勸駕過南昌謁莊定山問學亟為稱誦讀書南雖祭酒章楓山懋試眸面盜背論竒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

楊廷和主考見其論用至近至神等語知為白沙高徒  
置第二名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陽明王守仁在  
吏部相與倡明正學而修撰呂柟主事王崇慶輩往來  
辨論時名大著出使安南陽明贈文中有謂晚得友甘  
泉而志益堅其學務求自得者世未之知且疑為禪甘  
泉其聖人之徒與推重若此既至安南嚴却餽金黎暉  
贈詩有白沙門下更何人之句使道奉母南都日設講  
席有甘泉問辨諸書正德丁亥宅母憂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產瑞瓜人以為孝感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每講必  
端坐澄心灼見道體嘉靖初召補原官累績遷南祭酒  
與諸生講學刻心性圖說教以隨處體驗天理為要晉  
禮部侍郎上天德王道及聖學諸疏大指謂天德王道  
本於慎獨即聖諭所謂敬一帝王之學一貫而已一貫  
非他心事合一之謂論語二十篇無非一貫之義無非  
心事合一之學故敬一箴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  
忽一者純乎理而不雜此二言極為明切默契道體即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之旨誠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上嘉納之所著獻納篇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錄進足補衍義所未發者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講學新泉書院滿九年考年逾七十致仕所著心性書遵道錄樵語古小學四書測五經測楊簡折衷非老子及甘泉全集門人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稱其功在禹右嘗於天闕精舍立祝聖臺置講田以贍四方學

者庚申卒於小禺洞年九十有五訃聞諭賜祭葬隆慶  
初賜謚曰文簡海內翕然稱為近代道學儒宗云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七